

■新作聚焦

朱文颖小说集《生命伴侣》:

烟火气息中的人生况味

□张艳梅

朱文颖的小说充满灵性,短篇更是在温和的人间烟火里有着说不出的清隽飘逸。她谈到过张爱玲、王安忆和杜拉斯对自己写作的影响,其实本质上,她和她们都不同,她就是她自己,智慧而又感性,犀利而又深情。人生、艺术、小说,这三者对于朱文颖来说是融为一体的,她没有刻意去强化生活的艺术感,也没有刻意突出小说的生活化,自然而然、随心而至又情思独具,她对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有着无阻碍的穿越,即使短暂出现在她笔下的人物,她也同样认真真对待。短篇小说集《生命伴侣》收录了《悬崖》《庭园之城》《凝视玛丽娜》等10篇小说。郁元宝在小说集序言中写到他对文颖小说的理解:“朱文颖短篇小说最大的优点就是始终聚焦于人类真实的情感,在真实的基础上写出许多不同类型的情感关系。”这个判断建立在熟识的基础上,虽不能涵盖全部,却也说出了她小说美学比较重要的一环。

表象世界背后的真实自我

我们常常把生活表象的一些东西与本质主义混为一谈,尽管有些时候我们很清楚,这种假想的同一性是对价值的颠覆。小说貌似能够对正在经历的一切做出记录、反映或者阐释,这是文学本来的使命。有进取心的作家会尝试采用各种不同的进入方式,就像朱文颖小说中写到的小剧场演出、行为艺术、一封深埋的书信、带有穿越感的历史复现等。元叙事提供了更多幻觉,如果说我们对生活和世界的认知确实存在一个本质整体,那么个人性的情感经历和心灵遭遇,仍旧具有反本质主义的可能性。

朱文颖擅长在平凡的烟火气息和饮食男女日常悲欢之中挖掘人生意味,她的叙述始终都是温润从容的,甚至有着某种静观的出离。她对人世被忽视的某些处境和状态有着穿透性的敏锐捕捉,写出了具有普遍性的他们,或者独一性的她,那些细微的触觉和深层的挣扎,显示出这位优秀小说家的眼光和能力。朱文颖喜欢写男生双手脱把骑单车,这是一种出逃和飞翔的隐喻。比如《悬崖》里的姚一峰、《庭园之城》中的蒋向阳,都喜欢做出鸟的姿态。她还喜欢写女孩子脸上的雀斑,蒋向阳的妻子、姚一峰的未婚妻,平凡的脸因雀斑而不同,这些细节在她的小小说里时隐时现,寻常又仿佛充满了某种秘而不宣的味道。身患绝症的曼玲有自杀倾向,高先生因躁郁症坠楼,自闭症男孩拒绝与人交流,绝症晚期的周先生骗取女性情感,课堂上滔滔不绝的蒋向阳有一个口吃女

儿……并不是病人才会感受到身临绝境,正常人也会有站在悬崖边上的晕眩感,这里面包含着自我认知的障碍、多重困境中的挣扎与解脱以及时隐时现的死亡诱惑。

《悬崖》是人生状态的隐喻,是人格认知障碍的隐喻,是自我认同分裂的隐喻。王霞与保险公司职员姚一峰的相爱多少有些勉强,她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都有太多不满。曼玲表面上看是衣食无忧的白领精英,其实同样活在绝望之中。姚一峰推销保险遇到的那个眼睛分得很开、表情呆板的女人,对生活失去了任何想法,甚至完全是麻木的。多年以后,姚一峰在南下的火车车窗里看到自己的脸,也是一样越来越僵硬的表情。几个女性处境不同,生命状态却有相似之处,小说写出了人生无所眷恋的绝望和放弃。

《哑》中的蔡小娥和陆冬冬有着相似的厌倦和恐慌。蔡小娥本来计划自杀,偶然发现电线杆上的广告,来到陆冬冬家里,看到一个几乎被陆冬冬放弃的自闭症男孩。小说中将每个人从绝境拉回现实的力量,只有爱。自闭症男孩是她们与世界之间的桥梁,他给蔡小娥和陆冬冬提供了自救的起点。小说结尾特别温暖,一个年轻女孩被电线杆上的广告吸引,爱是具有延展性的,也因此我们对人世有了最后的信赖。

历史与围城掩埋的生活真相

历史与个体生活有着怎样的关联?历史本身是连续性的,讲述历史的过程可能有很多中断,这种对于历史的反思,并不意味着与现实和解,但是其思想理路可以看出二者的关联。作家对历史的重新阐释,更像是个人化表达之中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反思。

《庭园之城》表面上写婚姻家庭的围城,其实还是个人和历史的镜像关系。“其实历史这东西,每朝每代的人都在重写,了解事实真相的可能性是极小极小的”,这既是历史老师蒋向阳的人生态度,当然也可以看成是他的历史观。40来岁的蒋向阳有些未老先衰,对于他来说,爬满青苔的城墙固若金汤,就像平淡无奇的人生。历史是反复拆迁之前最初的真实形态,也是不断拆迁和重建的构造过程。小树林里跑步的蒋向阳、课堂上讲历史的蒋向阳、骑车脱把的蒋向阳,像一个捉摸不透的熟悉的陌生人。她究竟是谁?蒋向阳妻子脸上的烦累失望无奈,与《悬挂》中的姚一峰如此相似。小女孩关于生死的追问,比起围城中的中年人、围城之外的年轻人,应该更加接近作者想要表达的最终题目。



人生、艺术、小说,这三者对于朱文颖来说是融为一体的,她没有刻意去强化生活的艺术感,也没有刻意突出小说的生活化,自然而然、随心而至又情思独具,她对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有着无阻碍的穿越,即使短暂出现在她笔下的人物,她也同样认真真对待。

《生命伴侣》中有个关键词“敦煌”。这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历史设定,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坐标。程程和李李的新婚之旅是精心设计的敦煌之行,两个人的隔膜源自沙漠袭来悲从中来的那一刻。米薇是被抛弃的,而“我”在寻找历史的旅途中,其实是在寻找自己,周先生也不过是“我”的镜像而已。黄沙之下的历史、发掘者的受难,怎样才能看到自己内心最真实的那一面?“是不是在大漠深处爱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二条人生箴言,必须在生活里寻找一件感兴趣的事情,让自己活下去——在你这个年龄,应该知道这个道理。”这是朱文颖在小说中告诉我们的人生心得。小说引用了安德烈·纪德《人间食粮》中的那句话:你永远无法原谅,为了让自己对生活发生兴趣,我们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小说结尾写到:在回家的路上,我有一种强烈的幻觉,仿佛我们都是1700多年前丝绸之路上的信使,奔走在敦煌附近落日孤烟的大漠上。前程漫漫,不知道黑风沙什么时候还会再来,唯一能做的,就是向前奔跑。

正视女性生命的双重暴力

情感纠葛对于个人处境来说,有着太多复杂性,我们每个人都像小说家一样,在虚构的情感故事之中不断确认自我,每一个人的经历之中包含着的悲欢离合,构成了太多不确定性。在理性没有很好参与和指导情感方向的状态里,感情世界往往充满了不可知的力量。无论是成功者的自鸣得意,或者旁观者的艳羡,还是

悬崖边上的自我放弃与他者拯救,对于女性生命来说,正视自我与正视世界同样需要勇气。

《凝视玛丽娜》中有几处细节。李天雨和戴灵灵反复谈论玛丽娜的行为艺术,包括1974年意大利那不勒斯玛丽娜的“节奏0”以及“艺术家在现场”的无声对视。玛丽娜是革命者的后代,她面前的桌子上有72种东西,身体就是画布,观众可随意作画,自愿承担后果。这一场表演以手枪结束,是对女性身体的憎恶也是对女性身体的憎恶,人性中的善与恶、魔鬼与天使都被放大了。温情脉脉的生活表象之下是鲜血淋漓的真相,凝视对方其实是自我凝视,是与自己内心最深的人性凝视,与人性的深渊凝视。小说中,李天雨母亲早逝,父亲另娶,继母丢弃了李天雨的猫。桌上的鱼丸与鱼缸里的鱼和被丢弃的猫异曲同工,都是个体生命历程中尖锐的刺。房东疯狂咒骂李天雨,这些与玛丽娜面对的是一样的伤害。表面上看,这些是李天雨的成长代价,其实则是人性轨迹。也许就像小说中所说,只有空无一物是不可战胜的。

《金丝雀》隐喻整个世界是一个牢笼,个体都是被抛弃的,爱有时候同样是枷锁,画地为牢的女性只有摆脱男性才能够获得自由。小说题目《金丝雀》是隐喻,女性的悲剧在于亲手把自己关进爱的笼子,摆脱囚禁的方式是摧毁笼子。小说中一个女性内在世界不断破碎的过程,也是挣扎反抗的过程。那些东西,经过一段按时间的演变、扩散,直到最终重新组合,恢复原貌,却一点都不像当初的形状。

■创作谈

这本小说集出版时正逢2020年春节,我想很多人都会记得它,一个遭遇了疫情、隔离、封城、灾难以及死亡的春节。

甚至觉得文字都是轻佻的。写这个创作谈,但是觉得下笔很难。因为我知道,我们正在经历一件非常庞大而复杂的事情。在这种时间里,落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应该与这件事情相对称的。这才是作家的本分。然而这同样很难。

2003年非典的时候,还没有如此便捷即时的信息渠道。只是感觉安静以及未知。我在那样的安静和未知里写出了《戴女士与蓝》:一个人以及一条鱼的孤独与颓废。今天,一个1000万人口的城市实行封城、每天看着各种数字递增……与这样的壮烈相比,人和鱼的孤独实在是太个人了。但是仍然不对,很多很多人叠加起来,就是人类。所以单个人的际遇,仍然还是庞大的。

只有一点是庆幸的。这个书名:《生命伴侣》,出版社和我讨论了很久,好几个选项,最终定了这个。

它不轻佻,而且在这个时候,恰恰有一种莫名的悲怆与慰藉。

我存了一些短视频下来。一个小女孩跟在殡葬车后面,一边哭一边跑,一边喊妈妈,因为是传染病,她们没有机会见最后一面了。另外一个妈妈带着自己得了白血病的孩子在武汉大桥上哭,孩子要到桥对面去做透析,但是现在封城了。身为护士长的妻子撕心裂肺地送别丈夫,他是专业的医院院长,然而……

都是一些生离死别的场面,但是太惨了,反而顾不上哭。这种场面很重,比眼泪都要沉重很多。如果一定要做比喻,我觉得更像喷薄或者垂落的熔岩。

人们在爱谁。在这样的时候,说话做事真的应该多有一分小心翼翼的敬畏。我想起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说的,我不敢确信受苦是不是就不比不受苦好。我认为有时候受苦更好些,每个人都在经历这个,是它造就了我们,是它造就了人类的本质。如果你生活得很轻松,你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关心别人。我认为,如果你想真正关心自己、关心别人,你就应该经历一些痛苦,真正明白受苦的含义。这样你疼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疼,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疼,你就不会明白什么是不疼,就不会珍惜这种没有疼痛的感受。

我知道人在大疼痛的时候反而会沉默。就像很多人永远不会告诉别人,自己什么时候遭受最多的痛苦,最痛苦的总是隐藏在内心最深处。我们不谈论它,或者只是换一种更为曲折的方式谈论它。当然,它终究会在某个地方出现的,如果你也足够真诚,你会发现它的。

回到这本小说集《生命伴侣》吧。这是10个关于人生际遇以及人的存在的故事。它或许真的配不上这个沉重的春节。但它无疑是真诚的。

在岛屿中央遇见你

□朱文颖

中国当代近十几年的散文,较这时段之前若干年,有着清新的令人悦目的风景。无论是形式,还是散文所指向的内容,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美。形式脱离了旧有的固化了的让人沉闷的巢穴,内容上也逐渐远离了共有的大众的情感或者说共有的生命经验,而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美,内容由于世俗生活的叙写转向由尘世物事直指形而上的浩瀚天穹,由公共意识转向个体灵魂的幽远邃意。在这期间,王冰是杰出的写作者,他以少胜多。这次,王冰将他100多篇散文,以《走在人背后》为题,带给读者。

王冰的散文果然是一如既往的美,果然是一如既往地给人带来阅读的愉悦与对生命的体悟、哲学的沉思。《走在人背后》所叙写的几乎全是发生在一个叫凤凰庄的村庄里的物事,而这些物事的呈现视角来自于一个卑微的有如草茎般的底层人物“我”。在这里,王冰建构了形而下与形而上的两极空间,那个形而下的空间,全被“我”视角中所见所遇的凤凰庄的物事充盈着铺排着;那个形而上的空间,却被一种永恒的沉思和对自我的追寻灌注着。那个极言形而下的凤凰庄的村庄,仅仅是王冰借来抵达形而上的一个物质外壳而已,王冰散文的全部旨意在于直指形而上的精神空间。而正是这样的建构,王冰的散文成了散文森林中独树一帜的参天大树。同时,王冰没有止步于细腻叙事本身,而是将智性的目光从草茎及其草茎赖以生存的土地上,飞升上来,飞抵形而上的天空。他的

■第一感受

草茎上的人性物性光芒

——读王冰《走在人背后》 □樵夫

没有作表层的浅白的抒情,他的叙事不是为抒情用,而是在叙事的同时作更深邃的人性挖掘,叙事与人性像是两盏灯盏,光芒互为映照。

《走在人背后》弥漫着哲思气息,几乎每一篇散文的题目就意味哲思,每一篇题目都具有象征或隐喻性,读者阅读一开始,从题目上就进入了沉思的心理状态,进而而在极形而下的细腻叙事中,深刻体悟作家的形而上的心灵、精神。

一个如草茎般卑微的底层人物,他感受到的是底层的人性弱点:算计、猜忌、打小报告、倾轧、相互折磨。王冰的散文像一柄泥铲,将这些东西一一铲落,露出世相的真实图像。这样的篇什不少,但更多的篇什,王冰是在借凤凰庄村庄的物事外壳,写一个人对这个尘世应该本有的样子的发问,这就是它具有的普遍、必然、一般规律、永恒的发问,写“我”的内心一点一点强大。其实,在一个人成长为人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会比这个更有力量,人的强大是来自于心灵的强大,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这种让内心强大的生命

瞬间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它胜过无数的苍白的说理。“其实路是长在自己个人心里的,只要你哪一天想走出去了,便有了真正的路。”(《村中只有一条路》)“我只有两件东西离不开,一件就是我那只单拐,它是用来支撑我的身体的,再一件就是这把锄头,它是用来安慰我的心灵的,它使我有了一种靠近正常人过正常生活的希望,这也是我极力要去锄草的原因。”(《杂草长在我心里》)在这些文字中,我们看到一个人智性的增益,看到一个人人性的强大。

人性与物性在王冰的散文中光芒四射。他由人推及物,那是一种对物的灵魂世界的真正关切。“田野的黑暗压下来,我似乎听到了那只蚂蚁的哭声,似乎更有哀叹,为什么自己的命运其实是别人的一种偶然。”(《划亮一根火柴,照亮一个村庄》)王冰写物性的比较多,不过,他更多的是将物性与人性共时呈现,这就使得他的散文品质别具一格。

王冰散文的语言弥漫着诗性的气质,充满着极为丰富的想象与联想。他的联想呈现纷繁的形式,如物事的相似、时空

的接近、因果关系等。“麦田是望不到边的,所以割麦时便要不时变换一下姿势,割完一垅麦,就要像生命中做完一件事情,要蹲下歇歇,深深地吸一口浓稠如蜜汁的空气,或者听听驴叫,或者盘腿抽一小袋烟,或者有意无意地瞅一下别人劳作的姿势。那是一种与己无关的劳动,那些人虽然在一步步地逼近自己,但你必须保持心境平和,否则这个必要的休息过程会被他赶走,你会因为怕别人赶上来,又被别人落下而在疲惫中拿起了镰刀。”(《我割过一次麦子》)充满着生命质感的细节是散文艺术品的重要保证。此外,王冰散文颇具细节的铺陈,而且这种细节是极具感觉化的,其语言也是独有的感觉经验的语言,它写出了作家对生命的独特体悟。这样的叙述充满着令人惊叹的张力感,正是这种张力感使得读者品味再三。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一种敞开,特别是诗性语言,它对难以传达的东西特别敏感。通过言语,我们表达我们的当下状态。我们传达我们的情绪,作为对世界和对我们自己的一种揭示性关系。海德格尔强调这是一种特别情绪的表达。这种情绪来源于生命与世界碰撞、打量后的体悟,远离已有审美经验和图式的意义反复,它的直觉和体悟是自己独有的。王冰的散文有着迥然不同于他者的美,他的修辞或艺术手法,因为本体与喻体或者象征物大都是土地或者说凤凰庄本身的物事,使得散文更具艺术生命张力,使文学不止于文学层面,而是上升到乡村哲学层面,上升到乡村社会文化的幽深层面。

Advertisement for '芙蓉' magazine, listing various articles and authors, including '中篇小说' and '短篇小说' sections.

Advertisement for '天涯'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such as '作家立场' and '散文'.

Advertisement for '滇池' magazine, listing various literary works and authors, including '严彬作品' and '滇池诗卷'.

Advertisement for '星火' magazine, listing various literary works and authors, including '品位纯正的文学' and '主编手记'.